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七輯
沈雲龍主編

通甫類稿

魯一同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序

通甫先生江南名宿修未得敘一日之雅丙辰四月先君子
棄養既卜吉於山陰璜琥山秋月扶輻返葬埋幽之文乞而
未就遷延負疚迄於次年吳稼軒比部見修皇皇然若有求
而弗得也因舉先生之品詣文章謂足以表先子之墓不遠
數十里走書爲修達忱悃閱數月而先子之文至矣先君子
平生學問事功性情氣象無不呈露敬以壽諸貞珉未幾先
生以類稿寄示屬序修尋繹數過見其通達治體根極理要
洵非近今文章之士所能得其彷彿修不敏素不習古文詞
然愛其緒論足與予心相發明也爰述所出締文字緣者爲
之序而歸之咸豐九年季秋中旬蕭山湯修謹序

迎父類書

vt20/08

目錄

卷一

蓋寬饒論

范增論

秦論

舜論

祭仲殺雍糾

胥吏論一

胥吏論二

胥吏論三

胥吏論四

胥吏論五

正統論

卷二

致宥函

復潘四農書

與左逸民書

與左君第二書

與王學博

與黃通判書

與高伯平論學案小識書

癸丑二月二十三日與于司馬書

癸丑十一月與吳中翰論時勢書

乙卯四月復戴孝廉書

乙卯六月復戴孝廉第二書

卷三

淮郡節孝祠志敘

安東歲災記敘

沐陽仲氏族譜敘 代

丁氏族譜敘 代

王氏旌孝錄敘

熊大司寇集敘

伊蒿室集敘

孔宥函詩敘

邳州志後敘

書林文忠公手扎後

吳城義塾記

二燕記

卷四

王翁小傳

沈貞女傳

張貞女附

關忠節公家傳

裕靖節公死節事略

書張秀

新撥中營養馬灘地碑 代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銜頭品頂帶致仕光祿寺卿

湯文端公神道碑 并銘

文學孫君墓誌銘 銘缺

文學陳君墓誌銘 代

孫節母墓誌銘

兵部職方司員外郎韋君墓表

缺壺銘

檄鳳穎淮徐滁泗宿海八府州屬文 代

擬論姚瑩功罪狀

門人沐陽周韶音

南豐譚祖訓

甥安東黃虞

男

葵

蕡

全校

通甫類藁卷一

蓋寬饒論

漢宣帝時蓋寬饒爲司隸刺舉無所迴避又好犯上意下吏自到死天下哀之魯子曰是宰相之過也魏侯於是溺其職矣宰相者將佐人主進賢退不肖以宣帝之明魏侯爲相同心一德而使國有殺諫之名時諫大夫鄭昌傷寬饒如此爲文吏所詆上書訟之假令相以此時從容出一言繼昌之後如辛慶忌免冠救朱雲諫收劉輔上卽未必不從卽不從相可告無罪於天下且夫慶忌一武夫耳猶能出萬死叩頭流血爭一罪在不測之朱雲而迴庸主之聽於俄頃之間况以孝宣之明哲寬饒之任職魏相之得君假令不知此義不可

謂賢知而不爲不可謂忠不識二者將何處焉史稱寬饒深
刻在位大臣貴戚人與爲怨則意相於寬饒有利其死之心
許伯之入第也寬饒後往曰毋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笑曰
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則相之不滿於寬饒久矣夫以趙廣
漢之賢徒以案事不實摧辱丞相夫人竟坐腰斬方是時吏
民守闕號泣欲代趙京兆而死者數萬人也使相爲賢者身
先請於帝曰廣漢雖按臣不實及有他坐然臣相實爲國家
惜此人臣不敢以私怨殺天下良吏如此上獲忘私憂國之
忠下有負荆請罪之效豈不光明震耀照千古哉大抵漢之
賢相皆嚴覈幹練之才而識度有所不足如魏相殺趙廣漢
蕭望之殺韓延壽翟方進黜陳咸皆非大臣器不學無術之

謂獨一霍子孟也與

范增論

蘇子曰項羽之殺卿子冠軍是弑帝之兆也其弑義帝是疑增之不也愚以爲不然夫蘇子果能必殺卿子冠軍弑義帝之非出於增之爲乎增素稱好奇計度其爲人險賊變詐何所不有其立義帝爲項氏非爲楚也方宋義之救趙逗遛四十日不進增固知其不足有爲而帝之位義於羽與增之上增所不服也卽安知羽之爲此增不與有謀焉觀其辭羽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則增之心無帝久矣而以爲疑增在是豈理也哉人必巧言以欺人而後人疑其詐必詭謀以害人而後人知其奸夫項王與沛公同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一旦有大功先定關中乃忌其能旣已講解而欲刺

之樽俎之間事會不偶沛公間道逃去猶謂讓羽曰豎子不足與謀然則增固素與豎子謀者也晨朝帳中之事豎子之可與謀者也上游之徙江中之要豎子之可與謀者也新安二十萬之衆豎子之可與謀者也增平日教羽如此羽雖利其能然其陰險狠戾蓋忌之久矣故一旦形迹疑似之際而其間易入也夫項王叱吒嗜啞暴厲好殺蓋古之忍人也增猶曰君王爲人不忍然則增之心豈可問乎此亦項王所不能堪也項王有失天下之道十弑義帝封諸侯不平不都關中坑降卒燒秦宮室殺子嬰不識韓信陳平不封陳餘去成臯殺韓王成有可以得天下之道三立義帝順人心救趙有大功不忍殺沛公有帝王之度增又壞其二焉項王之不帝

增爲之也韓信使使請假齊王漢王怒陳平張良逼漢王足
卽封爲眞王假令以此時勸漢王絕齊使發兵急驅襲齊豈
不大繆也哉嗚呼是增之智也

1941

1

1

秦論

秦之得志於天下也我知之矣周室衰王綱廢五霸力政經營天下秦嘗從事其間矣以穆公之賢百里奚叔爲之輔由余孟明主其謀西乞白乙效其力然嘗四戰於晉三敗而一勝茅津之役僅霸西戎未嘗逞志東諸侯也康桓以降令狐河曲輔氏麻隧屢挫於晉至十三國之伐遂泯然無聞而山東之國方日從事干戈盟會晉人世爲盟主盛於悼而衰於平楚人繼之其康靈平咆哮中國晉楚告退吳越代興天下諸侯如蓬從風宛轉委靡未有底止秦人拱手事外不發一兵不與一會天下擱然不以爲意後數十年而三家分晉田氏代齊驅除掃滅并爲六國秦人一出其師以撓山東諸侯

莫能支鯨吞蛇噬不及百年天下席捲而入於秦矣豈秦衰
於前而盛於後與抑諸侯強於昔而弱於今與推原其故天
下諸侯皆好動而秦人能靜動而不已則疲靜而不用故全
天下皆疲而秦獨全故秦一動而不可止方晉楚之盛出其
獨力足以制秦之死命故以穆康之強不能踰焦瑕而有尺
寸之士者東諸侯未疲秦力未全也二百年來冠帶之國無
歲不會無日不爭小國困誅求大國倦搜伐小國困而滅大
國倦而分八姓十二國之侯王輾轉蹂躪卒至於不可用秦
人奮其百年不試之威以無道行之諸侯相顧錯愕負十倍
之強百萬之衆而不足當秦之一怒今有十人分曹而鬪一
人袖手而觀焉及其困破夷傷則十人必就斃於一人之手

而後世之士方咎六國不合力擯秦不知擯亦滅不擯亦滅六國空有強大之名而不悟其力之不可用也秦旣以力取天下動而不已於是北御強胡南取百越力旣竭矣山東豪傑待其敝而收之由此論之秦之強不強於孝惠之耕戰而強於哀景之息民秦之亡不亡於二世之荒淫亡於始皇之雄武曩令始皇守之以靜則秦不可滅令景哀以前日與晉楚驅逐中原則亦敝耳而秦何自大哉嗟乎楚之橫也天下莫與抗動而不已而吳乘之吳之強也天下莫與抗動而不已而越乘之符堅伐晉而慕容中興隋氏營遼唐宗受命皆好動自疲其力爲人所乘者也有天下國家者慎毋自疲而爲靜者之所乘哉

舜論

孟子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南河之南朝覲訟獄謳歌皆之舜然後踐位以予所論是蓋權宜之說非事情也天下大器也受天下重事也以聖人受大器行重事此其辭受取予豈特苞苴饋問而已以堯命當受則受之不待既避天下之民從之然後受是輕堯之命也以堯命不當受又不得以朝覲訟獄謳歌故強受且受不受在我而已以此知其不然也解者曰受天下非舜意也民心所歸不得已焉耳則對曰舜之攝政幾年於今矣覲獄巡守柴望告天誅罪命官皆天子之事而舜行之其歸舜豈一日哉堯崩而朱立猶事堯也率天下之民以服事唐不亦可乎朱不肖奈

何日既知朱不肖不足承大統有堯之命何嫌何疑而不受必故避以觀天下之心而皆從而後受聖人固如是乎且古君薨而世子立未有踰年無君者也堯崩三年喪畢此三年中天子者誰乎舜乎丹朱乎以為丹朱朱既為天子舜為宰輔歷三年之久忽憂天下歸已棄職而去天下之民紛然從之遂歸廢朱而自立是王莽劉裕之所為也以為舜舜為天子三年既免喪乃復避朱南河以待天下歸已吾誰欺欺天乎非朱非舜勢將無君唐虞雖云太平安有三年無君之理又不知此時朝覲訟獄誰主之也解者又曰古者君薨百官聽於冢宰三年周公成王是已周公返政舜避南河一也余又辨之曰周公於成王攝政而已為天子實成王非周公也

舜總百官則亦朱之冢宰而已爲天子寶丹朱非舜也豈有三年之中冢宰與天子疑似而莫能定且丹朱何人也哉彼其傲虐器訟晝夜頡頏使免喪之後舜避南河正位居中不須時而定天下之人社稷有主而外求君則是亂政之民也舜又安能從亂民之意以強受其所不欲哉然則舜有天下孰與之曰堯與之二十八年以來舜之爲嗣天子久矣朱之廢決矣故帖然無有異辭不然雖堯有命朱豈讓天下之人哉借令易代之時稍有讎豪梗介上以損堯之明下以虧舜之德然則舜禹受人天下何以無讓曰堯舜旣崩朱均旣廢無所可讓禹之薦益也猶舜禹也何不爲天子曰禹未嘗薦益有啟之賢可以負託豈必慕讓位之高名翹翹然效之哉

然則孟子妄說乎曰有爲言之也孟子見當時燕噲之流輕與人國覆宗絕祀故託之於天以爲可以止天下之篡不知天下後世篡其君者無不託之天朝觀訟獄謳歌無不託之天下之民無不讓之至再至三篡益橫術益巧又豈天與之說所能預救其弊者哉

祭仲殺雍糾

天下有難處之事則務求乎一心之安而勿爲自全之計昔者鄭厲公使雍糾殺祭仲雍姬知之謂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卒以其謀告祭仲殺雍糾出厲公論者至今以爲訾笑而不得其處之之術夫就仲而言專權逼君不得爲無罪就厲公而言不能正名定罪而出於盜賊之計是爲失政刑就雍糾而言承君之亂命而賊殺罪狀未明之大臣是爲從君於昏就雍姬而言順夫而殺父是爲大不孝順父而殺奉命之夫因以叛君之命是爲大不義大不忠就其母而言教其女以弑其夫與教其女以弑已之夫皆謂之亂大倫君子亦何順何逆何從何違曰是不難仲雖罪

不及死然君命殺之無可逃矣雍糾度其力能諫而諫之不
能諫不任其事可也雍姬度其力能諫糾而諫之不能諫死
之可也雍姬之母度其夫之罪及死則殉之不及死告之而
勸其逃焉可也姬可以死爭糾之殺仲而不可以告於仲姬
之母可以止仲之不反殺糾而不可以不告於仲此其爲事
坦然明白並行而不悖矣曰是其爲有君命則然使糾與仲
私仇相殺姬宜何如處之曰糾以私仇殺仲姬知之而不以
告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雖然告仲而仲殺糾姬之罪不容
誅矣爲姬計者莫若以糾之謀告仲而卽告糾以已之告之
也而先死以謝仲與糾以明已之兩不與焉而後可免於罪
曰如此言所謂無策者曰天下萬難處之事當以無策處之

李璿之事唯其有策也而君子卒以不能無憾使璿與雍姬皆知先事而死之一法則心安理得可以對天下而告萬世矣孟子曰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亦無策之說也不然海濱之地臬陶獨不能執而修之也哉

胥吏論一

天下之斷然自棄於惡又不能不用用之則卒有害必無幸者在内爲宦官在外爲胥吏當宦官之橫也舉天下士大夫嘗相與疾首痛恨環顧而無策而我國家二百年來弭首帖耳周旋官掖外廷寂然不知誰何者誠御之得其道也今天下之於胥吏蓋亦疾首痛恨環顧而無策矣果不可制乎抑御之者非乎今之制胥吏者曰嚴刑以威之額數以裁之二端而已人果愛肌膚顧恥辱必不爲胥吏胥吏之不畏刑明矣而胥吏必不可裁何也法密也法密官不能盡知必問之吏吏安得不橫法安得不枉乎法密何也事多法不得不密也事多何也官多也官少事不逾多乎天下之患蓋在治

事之官少治官之官多州縣長吏丞簿尉治事之官也州縣以上皆治官之官也天下事無豪髮不起於州縣若府若道若布政按察使若巡撫若總督其所治者卽州縣之事也州縣者既治事而上之府矣不足信信道又不足信信布政按察又不足信信總督巡撫又不能一信也而兩制之自府道以上益尊且貴事不足分州縣之豪髮爲州縣者必以公文書徧達之不合則遞委而仍屬之州縣故一縣之事得府道數倍得布政按察又數倍得巡撫總督又數倍縣令一身兩手非有奇才異能而常身任十數倍之事勢必不給不給不已胥吏乃始攘臂縱橫而出乎其間自州縣以上莫不有胥吏凡文書皆胥吏治之胥吏受之非吏悍而官不勤也吏治

而吏受州縣之事已焚而不可理矣故官多者非事之利也
胥吏之利也自知府以上少其治官之官自州縣以下多其
治事之官治官之官少則事少治事之官多則事皆自治彼
胥吏者能攘臂而奪之哉如此則胥吏必大衰少而事得理
矣

